

朝阳随笔

背影

冯秀芹

我一直珍存着一张女儿的照片,而且特意冲洗了出来摆放在书架上的重要位置。照片仅仅是一张她的背影,但是我觉得意义不同。那是2019年2月女儿第一次独自离家求学的时候,我在机场给她拍的,那一年她18岁。

其实,本来是想着拍张合影留念的,但是那时那景我被不舍和担忧充斥着,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身边就像埋着一颗催泪弹,一不小心就会触碰到那个按钮,我不敢说话,告别的话嘱托的话全都不敢说出口,担心话一出来眼泪就跟着掉下来,所以直到她进安检的瞬间,我才想起来拍照的事,忙喊了她一声,她竟然没有回头。于是,我远远地望着她拖着行李箱迅速拐弯,很快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她留给我的一个背影,我想是有不敢回头的不舍,可能更多的是证明自己已经长大了一种方式吧,急于想脱离大人的庇护,急于想证明自己的无比强大和独立自主。虽然心头万般不舍,我也只能欣然接受。因为这就是成长的历程,一如当年我每周坐公交车去学校,母亲站在楼头,看着我倔强离去不肯回头的背影,一定也是如此这般的感觉吧。

其实,于我而言,人生一直面临着无数次这样的离别。小的时候,全家还在农村,父亲一个人到胜利油田参加开发建设。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模糊的存在,唯独对一个穿着油污的工衣爬上解放车,在扬起的尘土里离开的影像记忆深刻,扶着车斗前面的把手笔直地站着,也是一个不回头的背影。

成年之后,尤其是面对女儿独自离家,我才深刻地理解了那个看似淡漠和绝情的背影,一定不是不爱,而是爱得更加深沉和厚重。他们这代人为了油田建设立下汗马功劳,而对家人却充满了愧疚和无奈,但就是在这样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里,油田才会有今天的日新月异、蓬勃发展。

成年之后结婚生子,丈夫也因为工作需要,有很多年在外部市场,3个月回家一次,我也习惯在一次次离别的背影里细数思念,感受着外闯市场的辛苦和不易。

龙应台在一本书里提到过,亲人之间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各自的背影渐行渐远,而对方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是的,人生所有离别都是为了更好地相聚,都带着希望和期盼,父辈和我们这代人的离别是为了建设、开拓石油事业更美好的明天;而女儿这一代人的离别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到更广阔的天地去汲取知识,把上一辈的石油精神继续传承下去,将来学以致用回馈新时代的中国。

坚定文化自信
追求德艺双馨

本报讯 近日,胜利油田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油田文联所属7个协会负责人及部分作家代表60余人参加会议。

会上,大家畅谈心得体会,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真正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文艺界勇争先”,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用优秀的作品讲好胜利故事,展示胜利发展新成就,努力将胜利文联组织建设成为让党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文艺阵地,创作出有高度、传得开、留得下、接地气、冒油气的精品,为油田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丛松彪)

中国石化3部作品
入选山东作协扶持项目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作家协会发布公告,27部作品入选山东省作家协会定点深入生活、重点扶持项目。胜利油田张学芹的长篇小说《雨辰成长记》,吴丹的长篇小说《华八九二三》;齐鲁石化周蓬来的长篇小说《林间北斗》位列其中。

(石米)

散文 这片新土地,从地图上看只是一个点,在石油工人的眼里却广袤无垠、莽莽苍苍、无边无际

情系石油家园

尹希东

小片菜园时,我就会为那些退休后还在这片土地上忙碌着的老石油所感动。一处处篱笆,一片片菜园,点燃着他们心头的希望,辉映着他们晚年的夕阳。

与其说,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打发晚年的生,不如说是他们以这种方式守护着内心的一片家园,更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一种寄托和眷恋。

当初,他们把这里当作人生的起点,如今又把这里当成人生的归宿。为了石油,从他们走出故乡参加工作来到荒原,直至退休,算起来也有几十年了。在他们的心里,这片土地早已成为他们的第二个家乡——故乡养育了他们终生不变的亲情,这里养育了他们终生不变的石油情。他们像“游

牧部落”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游来游去,早已习惯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他们喝惯了黄河水,吃惯了黄河水孕育的粮食和大海里那些海蛤子、海蟹子,早已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对这片土地生心深深的眷恋。

他们守护着旷野寂静的小小家园,不愿去繁华的大都市感受喧闹。

我认识一位赵姓老石油,是一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从繁华城市青岛来到这片荒原的,工作40多年退休后,有人劝他,青岛山清水秀,风景那么美,回老家去多好,享享晚年的清福。他却回答,在荒原上待了一辈子,再也离不开。他前几年曾经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却总感觉不习惯,山好水好,不如荒原好,所以又回来了。

几乎不穿。长年跑菜地,她的脸晒得黑黑的,每当三轮车里盛着收获的辣椒、豆角、茄子、南瓜时,这张脸上就挂着灿烂的笑容。她其实衣食无忧,但是喜欢用这种方式在她奋斗了一辈子的土地上打发时间。

这就是可爱的石油人!他们苦在荒原,乐在荒原,最后归于荒原,像荒原里的红柳、芨芨草一样,把根扎在盐碱地下,一生深深地恋着这片土地,情愿一生与石油相伴。这里虽然没有多少繁华可言,但已经成了他们心灵寄托的美好家园,成为他们生长的地方,成为他们离不开的黄河母亲的温暖怀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归宿,这生长石油的土地,就是他们一生不离不弃的温馨家园。



王东亮 摄

散文

风雪中的那抹红

王兴仓

雅而从容地飘洒着,好似向人们诉说着心事、吐露着心声。

身着火红工装的石油人穿梭在各个井场,火红的工装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艳而生动。那是动人心魄的一抹红色,那一身身鲜艳的红色工装,多像燃烧的一团团火。

你看,一点、两点……火红闪烁在风雪中,燃烧在风雪中。冰冷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拍打在他们身上。俏皮的雪花时而用冰冷的唇吻着他们已然冻得通红的面颊,时而像个调皮的顽童趁他们低头

查看设备时,钻进他们的脖子里,好似跟石油工人嬉戏、玩耍。但他们怎么有空呢?连落在身上的雪花都顾不上拍落,他们正神情专注地记录着压力数值,挥舞着笨重的管钳排除着安全隐患。

他们的步子沉重而有力,动作敏捷而娴熟。凛冽的寒风呼啸着,怒吼着,吹打在脸上如无数的针在刺,忙碌的工作使他们忘记了冬日的严寒、透骨的冰凉。抽油机的欢唱伴着簌簌的雪花,奏响了美妙的乐曲,回荡

在广袤无垠的大漠。高高的钻塔成就着他们的理想,矗立的采油树展现着他们的激情,硕大的工鞋承载着他们的梦想。

飞雪在飘舞,在低语,在轻歌曼舞,又好似在笑,在恼,好似诉说着悠悠往事。风雪中依然是忙碌的身影,一抹抹红色是那样的醒目而耀眼,奔放而豪迈,澎湃而激情;无数次走过的巡检路已被雪花覆盖,雪地上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成为风雪中一道最美的风景。

马祥民

特别巡逻队

狗是它们的孩子。

从胜利油田出征到新疆准噶尔盆地的队伍中,不管是物探、钻井、测井、录井、油建,还有修井、作业等施工队伍,都无一例外地养狗。

这一现象的存在,不是明文规定,也不是约定俗成,而是出于一种本性或本能。用心理学的观点考量,在深层意识中,或许每个人都有对孤独与生俱来的恐惧。

狗是忠诚的化身,看家护院是其本分。看到陌生人,理应大呼小叫,甚至扑上来撕咬。但是,在征1-1井站却是另一种情况。当狗看到我们这些人时,表现得甚至比主人还热情,尾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

两只小狗还一个劲往身上扑,舔我们的手,扯我们的裤脚,那个亲热劲真的让人感动。连我这个平时不喜欢狗的人,也不由得伸出手来抚摸它们。否则,就故意不去,甚至感到有些对不住它们。

征1-1井站的狗,不是特意养的,而是救助或接收的流浪狗。

从胜利油田来准噶尔盆地的施工队伍,无论时间长短,干完活儿就

要撤回去。人和设备还说,狗是没办法带的。送又送不出,赶也赶不走,万般无奈,只好放归自然,任其自生自灭。

施工队回撤,对狗来说无异于生离死别,会上演一幕幕难舍难离、情景感人的场景。

仿佛能提前预知一样。在施工队撤离前,它们表现得非常乖,经常蹲在人面前,眼泪汪汪地看着,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让人心生不忍。有时也会一反常态,看到哪个屋开着门,就赶紧钻进去,使劲和人亲近,让他们不要离开。

尤其是搬家那天,更是像疯了一样围着搬家的人转悠,并不时发出“呜呜”的声音,表达不满和留恋。或者干脆趴在搬家车头里,不让车开走。再不行,就跟着搬家车死命追,累得跑不动了,才停下来。

有了这种经历,只要是石油工人,不管穿不穿那身红工衣,狗都能分得出来。见到他们,就会主动跑上去,走到哪就跟到哪,怎么赶也不走。

征1-1井站的两条大狗,就是这样被刘长军、牛建强等人收养的。

三

井站虽小,但活儿并不少。除了巡井、量油、测气、保养设备、维护井场,他们还要每天轮流做饭,每周还要到30公里以外的管理区,拉一次水和给养。

对刘长军、牛建强来说,干活儿并不可怕,做饭却成了问题。两个大老爷儿们,平时很少干家务,一进厨房头就大,不知道油盐酱醋在什么地方。但到了准噶尔这个偏僻、边远的井站,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干。

一开始,不是把饭烧糊了,就是做菜放多了。时间一长,慢慢有了经验,两人的厨艺有了很大提升。回家休班,还经常在家人面前露一手。

征1-1井站有3口生产井,巡一次井至少一小时。白天还好说,尤其是到了夜里,茫茫大漠,一片沉寂。这时很容易想家,甚至想大哭一场。不光是孤独,还有恐慌。越是寂静,听力越好。一只沙鼠的跑动,一只狐狸的出行,一只猫头鹰的鸣叫,还有一阵风刮过,都会使绷紧的神经为之打战。

为此,每次夜间巡井,他们总是结伴而行。同时,还要带上狗。

当两个人和4条狗组成的巡逻队,在大漠和夜色中行进时,虽然鲜有行人看见,但足以成为靓丽风景。

(本文系中国石化散文创作大赛获奖作品)



呼喊

伍迪 摄